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

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

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

據此二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論事存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

大令小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

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

則天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皆以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時行則大

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曰其
子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問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孟子曰子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

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所知也長息曰公明高弟子曰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

也曰非爾夫公明高以甚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也也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

怨然無憂哉因以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萬章真陳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

哉自責於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

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二女

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冊未以制嗣之子臣下

以距堯兼禘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元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天下之士悅之

將遷位而禘之順受也為不受於父母其為憂若因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人之所欲也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是禪焉天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

於大舜見五十一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萬章問舜往于田至子大舜見之矣

故言五十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乃號泣于旻天是為何為而號泣於旻天也孟子曰

其情主乎剛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所愛也然則子田者自怨慕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

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此則舜誠有怨慕也

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難自為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

其所謂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至子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告萬章言舜若
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須
以天下而遷位謂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
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
是人之所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
所皆欲者也而堯之二女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富
是人之所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
亦不足解舜之憂貴是人之所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
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
色富貴此欲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
解其憂也
思慕也
如不遇遇於君則熱中心而忘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
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敢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
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
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
已說詳矣
女不見也男惟所守也
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如守女矣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

子朱啓明帝曰呼囂訟可乎孔安國云
之也益發云無若所朱傲孔註云冊朱堯之子是堯九子
但見冊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
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所見者按晉莊公
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於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凡此九
人但見其世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
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賢行以此則知
其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又美好也者蓋出之傳孟
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
五子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又安可乎是則云
艾美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
子七十而高士傳云老萊子三十而位正義曰云老萊
萊子者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著親甘陵年
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綸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
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
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
老萊著五色絲王色班爛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

詳之言何為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舜父母聞其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要其廢人之大倫以對於父母也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禮要須五禮父母先告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取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完治廩舍階梯也使舜登廩屋上而揜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

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從其已山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死象曰謨蓋都

君威我績有牛羊象廩之謂也謂之君威皆歸功也象言蘇覆於君而殺之有得我之功故與父母牛羊父母舍

廩父母改以牛羊象廩與其父母工之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棲干楯也戟也琴瑟也張風弓也天子曰朕弓堯禪舜天下也賜之風弓也楛林也二嫂娥皇

女美使治林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怛怛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怛怛而慙是其情也舜

曰唯茲庶庶汝其于子治汝也庶也故舜見來而喜曰唯

念此臣寮汝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三我

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三我

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為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

其弟喜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然則舜偽喜者與

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

喜也出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之六孫僑大賢人

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喘急之貌洋洋洋洋高聲也

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於人之

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疏

萬章問曰至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于正

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昔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兩山之詩有

云要娶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

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

子曰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男居室是人之大倫以

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

則不得其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

又問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指擿

而中警駭不知已下不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

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殺蓋而殺都君者皆我

焉之都君矣註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
其辭曰我氣開積思憶君故來此遂怙其願而乃動吐
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官遂見至宮乃曰念此
之衆汝其來助我治且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
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
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
答之也曰然則舜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蓋
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與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
而證之曰言住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
主也召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
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贏之國固然於水
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尾而遊於深處子產信之
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
於水其快然也此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
知於人子沉魚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以哉得其所哉

類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若可欲為以其方類難証周全
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
是以阻斯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信之而喜其來故
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為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
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以哉得其所哉耳所謂
方類者以其在象似之間故也○註曰治至為死矣○正義
曰云捨去其階從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嘗
暇欲殺舜使舜上塗廩警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傍出舜既入
深警瞍與象共下士實井舜從匿空傍出去警瞍與象喜以
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
舜妻堯二女與舜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懼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
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史記觀之則指
階之說是有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
意論之說有自刊之論可矣○註曰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曰五楯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雞鳴或之棟頭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
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磐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
六戟三

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形弓一形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而規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註鄭子國之子公孫橋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各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麇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稱爲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放焉也或曰放焉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

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曰象不

得有所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賦與之比諸見放也

雖

然

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雖不使象得

之因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源不

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此之謂也

言此乃象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

之謂也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曰象曰以象為事

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

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

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

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謂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

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肯如此乎萬章之意

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

足以感故流放之幽州北商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

共工罪惡同崇山南商也三苗國各播雲氏之後為諸侯號

發三危西裔鯀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

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錫
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顛項氏不才子天下謂之
饕餮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
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脩怨但親愛之而已
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
有庠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
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萬章之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
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
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
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
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
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
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註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
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
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成丘蒙問
書之末唐有三卷徐彥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威丘蒙孟子

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

車舜其容有威蹈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

安貌也故曰殆哉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威丘蒙

東作謂治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

言不得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詩小雅比山之篇普徧率也徧天下猶土之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

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大序云

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與事也辭詩人志所欲之事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豐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

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蓋度為天子之父養之至 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

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祗敬

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昇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丘蒙之疑

疏

成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

問曰至誠然子哉者成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

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特也而天下危殆矣乎如也

豈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

子之言也即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

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完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

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堯氣往為體魄頭為落大抵

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世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

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

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茂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

莫非為王之土地猶主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故問舜父瞽瞍之味巨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此山之詩云非是舜巨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味為王事者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辭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百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二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朕不體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此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巨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慮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也然舜雖齊莊戰栗齊體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瞍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惟敬事也允信於順也○註感丘蒙○正義曰云為高子齊人也皆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感丘蒙七年有被感丘社廟云感丘魯地也此推之則此所謂感丘蒙者感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耶是未可知也註乃云齊人地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感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齊子矣○註書平糶更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更作之事以務農也○註詩小雅比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多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註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註逸篇○正義曰據今天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

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人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川未訟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此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曰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

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
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
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
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若能
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與之也使之主
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與之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
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所謂繳五典納
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是民受之也所
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
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
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
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
稷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
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
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
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故曰舜詠詠者不
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
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
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
與之人與之之謂也。註咨爾舜天之層數在爾躬。正義
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層數列於此孔
安國云層數天道謂天層謂天層謂之數帝王易姓而與故言層數
謂天道。註河南南更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
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更也所謂中國劉熙云
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註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
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
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孟子卷之九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曰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若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場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藏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莫知也人無所為而歸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无

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伊尹

尹值太甲能改過周言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後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龜外丙立二年

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

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

復得歸之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

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與禹自聖賢之德不

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之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

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曰曰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

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

者舜禹垂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夏禹死禹以三年服喪

而後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

無亡以其棄子用未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子也

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天下之民所以

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皆以賢能故也禹之在而益

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高

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及所以天下之

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

舜禹益相去年代已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

人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

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

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位之使我

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天位之使我

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不肖是宜天也天

下之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其命也天

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

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不得天子薦之者皆得

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繼世之位

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
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君不
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
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
太丁夫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
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
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
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
復歸于亳都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下有天下若益之
禹伊尹之於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
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
者蓋唐虞賢夏后湯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其為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
而告禪位故曰禪也。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
正義曰案史記裴駰註云劉熙曰陽城是少之謂河
嵩高之比是也。註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
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所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
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詳蓋子之過也。註
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萬章問曰人有一
謚云娥皇無子商均女也生也。

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駟四千匹

使人以幣聘之噐噐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其賢以女纁之幣帛往聘之噐噐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

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備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

使民為堯舜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始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其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覺民者知已推而內之備

也吾未聞在已而

天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

者乎在已者尚不能心

天下者此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起

歸繫於身不

伯殊塗耳或遠者身身遠也或近

吾聞其

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

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官朕載自亳

疏萬章

伐桀造你可攻之罪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

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

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

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

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
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
亦且不賜視也非其義也
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
之物往聘之伊尹且蓋
是焉出哉我豈如居處有
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
計曰與我若處有莘之賦
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觀
之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
之先覺者我將亦以伊
民如非執堯舜之而誰能
於溝壑中也其伊尹官任
於溝壑中以成堯舜而後
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
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
仕君或去而不屑或或不去

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
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匹之多
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
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幣
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
辛之賦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
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
賦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
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
民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
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
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
之先覺者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
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故湯而
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故湯而
石山茂未聞有枉其已身而能
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為正天下
出或遠處其身而一或近而
以為爾焉能流我哉但歸索其

身而不污已而已矣如是則
于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
焉有云天行誅伐始成之罪
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
陽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
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
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
○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二
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必
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西
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則
授君於君寄君等君破君則
是也○註有莘國名至人
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社
是也云子駟四子匹案論
國註云子駟四千匹○註
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
條朕哉自亳孔安國傳云
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

我所以但謂伊尹以堯舜之
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
著自桀官起也湯言我始與伊
則知伊尹非專割烹之汚而要
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
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
是也○註伊尹負鼎俎而于湯
伊尹名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
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歲
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事湯
又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翻云列
向別錄曰九王者有去君事君
四君三歲社君九九品圖畫其形
○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榮陽縣
伊訓至牧官○正義曰云伊訓逸
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文白馬
厄皆始也鳴條也在安邑之西又
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

古通小六子丹天

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早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也齊性環各侍人也衛主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

之也君齊言之所近知人也於衛主顏籛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也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

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

命也顏籛由齊賢大夫孔子以

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三王之

孔子不以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喪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

子為陳侯周臣

子使使周陳厚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是時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遠方求賢者

主於甲幸之臣

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守節不違貞信

故孟子辨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曰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

姓瘠各環者誠有諸此乎孟子曰否至向以為孔子孟子

是元弟也彌子若乃謂子路曰孔子如至於我則衛之...
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
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命...
然則孔子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於衛不...
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
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
將要來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
子是其其既不再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
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
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瘠環與侍人瘠環...
使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
可得而詳由其蓋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
非瘠環瘠環之也然則孔子當不為己而主之者...
如是也瘠環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
六也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
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
按左傳昔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
司城也○註瘠環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義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註顏雝由至...
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
顏滿鄰家是則顏雝由即顏雝也為衛大夫又案魯...
十五年左傳云彌子欲衛侯而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
有不幸於衛靈公者也○註遺宋桓魋之許至陳侯...
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適魯及去魯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
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陳與弟子相...
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志史家謬...
侯周懷公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
公又案潛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潛公...
公之子潛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此伐...
遂成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
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乃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
孔子潛公六年來至君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潛...
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至於司城是為潛公之臣...
是陳侯周即潛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奚日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
養牛以是而娶秦繆之相實然不
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孟子曰古不然好事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秦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諫之賢巨諫之不欲令虞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牛秦繆公之為汙

也可謂知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與秦秦

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百里奚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

知食牛之素為不然也平相秦繆公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

成立其君百里奚自好者君尚疏意章問曰至賢者

不肯為也況賢人肯為之乎疏為之乎曰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

而為正者也意章問曰至賢者疏為之乎曰正義曰

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於秦為入養牛以此而一素繆公

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也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

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實虞國之大夫

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

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

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往秦時百里奚已七十

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乎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若知是不

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意章問曰

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

者也知虞公將亡其國而先法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

智也時得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穆公可與有行其意也
遂輔相之可謂不替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穆公而
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
言百里奚實賢者乃能如是其君於天不可傳於後世如
自賣而汙辱其身乃者或立其君者雖知其賢而肯為
尚亦不肯為自賣以汙其身也蓋百里奚者按杜預春秋傳云
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百里奚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
之忠臣也○註五段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段夏生杜曰段
羊也○註垂刺至晉道○正義曰本傳秦穆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刺之馬○正義曰屈產以代紫杜預曰荀
息昔也也屈產生良馬垂刺出美玉詩以為名曰馬曰乘史
記云百里奚者晉人也○正義曰百里奚以為秦穆公駿於秦百
里奚亡秦走宛楚人納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賞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段羊皮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穆公乃
釋其囚使之以區政號曰五段大夫是其事矣又傳公五年
云晉侯復假道於秦以代秦晉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云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一之晉其可再乎為二年
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該所謂車相依晉亡國寒其虞號之
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勝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
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并伯以駘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自晉又執虞公罪虞且言賜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程